

一部学习历史研究方法的好教材

——评陈智超编著《陈垣〈元西域人华化考〉
创作历程——用稿本说话》

张 荣 芳

2008年8月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陈智超编著《陈垣〈元西域人华化考〉创作历程——用稿本说话》（以下简称《创作历程》）一书。这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，特作评介。

一 珍贵的历史资料

该书十六开本，精装，上下两册，共1328页。前面有陈智超写的《〈元西域人华化考〉创作历程》和《修订本导读》两文。书中收入了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陈垣创作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的所有资料，包括《提纲本》、《西域华化考史料上》、《西域华化考史料中》、《西域华化考史料下》、《散稿》、《元西域人华化考余料（选载）》、《元事杂钞（选载）》、《瞻思遗文（选载）》、《油印稿本》、《排印本修改散稿及资料》、《排印本》、《木刻本修改资料》、《木刻本正字表》、《木刻本》、《一九六三年修订本（选载）》、《英译本第一版（1966年）》封面、扉页、《英译本第二版（1989年）》封面、扉页等17种资料。陈垣创作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（以下简称《华化考》）开始于1922年，到1963年作最后一次修订，前后经历41年。陈垣经历了晚清、民国、北洋军阀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新中国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等几个中国最紊乱的时代，尤其是经过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浩劫，《华化考》的手稿和资料，能完整地保存下来，是很难得的，是十分珍贵的。

这些资料的搜集，是经过陈垣嫡孙陈智超艰辛寻访获得的。以上材料，有些陈垣生前原已装订成册，并集中在一起，如《西域华化考史料》、《元西域人华化考余料》。有些散页则分散在各种资料中，经过陈智超的爬梳，才把它们集中在一起。特别是《华化考》油印稿本，1990年12月在广东江门市举行的“纪念陈垣教授诞生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”上，日本京都大学竺沙雅章在会上介绍了陈垣赠与日本桑

原鹭藏的《华化考》油印稿本，此本现藏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。此后，陈智超在国内寻找这个稿本，但都没有结果。直到2006年1月，陈智超到日本大阪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，会后专程往京都，在日本朋友的帮助下，才得以将油印稿本影印回来。可见这些资料来之不易，并见其价值之重要。

历史学家的一部历史经典著作，是怎样创作出来的？也就是说精神产品是如何产生的？阐述这个问题，对学术界是很重要的。据我所知，到目前为止，阐述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过程的著作不少，但用充分的资料说明一部历史经典作品的创作过程，这部《创作历程》恐怕是唯一的一部。在当今的电脑时代，许多学者写作论文、创作专著，都在电脑上操作，修改也在电脑上进行。最后出来的是一部可以出版的成果，根本看不到作者的思维和修改过程。这部《创作历程》记录了陈垣从确定选题和题目，到搜集资料、考证资料、拟定提纲、联缀成文，请朋友批评指正、反复修改、译成英文等全过程。从中看出创作一部精神产品的艰辛。这充分显示出它的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。

二 学习历史研究方法的好教材

一门科学有它特定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方法，历史科学也不例外。中国史学源远流长，有着悠久的历史。自从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“新史学”的概念，经过一个世纪的探索，中国传统史学逐渐走向近代化。从中国史学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，学者们始终关注着历史研究的方法。胡适出版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上卷，在导论中阐述了历史研究工作的程序和步骤。梁启超著了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和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。这类著作层出不穷。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唯物史观成为历史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史学的繁荣和学科化建设，促进了历史方法论研究。《历史科学概论》、《史学概论》、《史学导论》等这类著作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于学术界。这些著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讲历史研究方法。各类高等学校的历史学系，把“史学概论”作为一门必修课，这门课的基本任务之一，就是要求学生初步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。可见掌握历史研究方法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，是何等重要。

怎样才能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，这固然是一个理论问题，也是一个实践问题。20世纪以来，中国造就了众多史学大家，产生了许多史学名著、学术经典。学习历史研究的方法，从教科书中摄取营养是必要的。如果我们从史学大家的名著中学习其方法，不失为一条重要途径。《创作历程》就是一本学习史学大师陈垣的历史研究方法的绝好教材。

陈垣的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，是陈垣前期的代表作，是一部学术经典，这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。1923年，陈垣把这部著作的油印稿（上下册）寄赠给日本汉学界

的中坚人物桑原鹭藏，桑原于1924年写了题为《读陈垣氏之〈元西域人华化考〉》的书评，称陈垣是现在中国史学家中“尤为有价值之学者”，其“研究方法为科学的”。1935年，陈寅恪写《重刻〈元西域人华化考〉序》，说“是书之材料丰实，条理明辨，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，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。”“近二十年来，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，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，其论史之作，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，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，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，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，盖先生之精思博识，吾国学者自钱晓徵（大昕）以来未之有也。”“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，察其持论，间有类乎清季诤诞经学家之所为者。先生是书之所发明，必可示以准绳，匡其趋向，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，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，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！”本书由美国学者钱星海和古德里译成英文并加注释，作为《华裔学志丛书》之一种，于1966年在美国洛杉矶出版，1989年又在德国再版。

20世纪末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策划出版《蓬莱阁丛书》，在丛书出版说明中说：中国传统学术，从清末民初起，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。“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，融通中西，不仅肇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，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。”这是后世学者所心仪的核心问题。这套丛书选取了28种垂范后世的学术经典，并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。陈垣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入选丛书，并由陈智超撰写导读。这反映了本书在国内外长盛不衰的学术生命力。

陈智超为什么要编著这部书？他在《〈元西域人华化考〉创作历程》一文中作了说明，“出版一部图文并举的援庵先生稿本，反映他的著作的创作历程，是编著者多年的愿望。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成为首选。”这是因为“第一，这是他前期的代表作。它奠定了援庵先生作为世界级学者的地位”。“第二，份量适中……对于有志于学的读者而言，是一部合适的教材”。“第三，留存的手稿资料比较完整。包括酝酿题目，确定提纲，收集资料，考证材料，得出结论，联缀成文，不断完善，这样一个创作的全过程”。编著这部书的“目的是帮助读者较快找到理解原著创作方法的门径”。从中学学习陈垣历史研究的方法。陈智超这篇文章写得很好，可以作为这部《创作历程》的导读。陈智超三十多年来，用了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整理和研究祖父陈垣的遗著。主持出版了十数种陈垣遗著，主编《陈垣全集》（即将出版），发表了40余种研究陈垣的论著。没有这种深入的研究，是很难编出这种高质量的书的；没有对陈垣思想及其创作方法的深刻了解，是不可能写出这种导读文章来的。陈智超在该文中“尽量复原本书创作的全过程”，并钩玄提要地总结出陈垣历史研究的方法。结合这篇文章去阅读《创作历程》全书，对学习陈垣历史研究的方法，一定会得益非浅。下面谈谈我的一些学习体会。

第一，确定选题和题目。对于史学著作，选题是非常重要的。选题要有学术价值

和意义。陈垣写这部著作是1923年，当时国家积贫积弱。1964年，陈垣赠友人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，并在信中说：“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，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，故其言如此。”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大帝国，大批的外国人以及西北少数民族，来到中国，接触了中华文化，受到感染，并为之同化。陈垣在书中说：“吾之为是编，亦以证明西域人之同化中国而已。”阐明这一历史事实，以唤醒国人，振兴中华文化。所以，这一选题有深刻的意义和重大学术价值，也反映了陈垣的敏锐眼光和深邃的洞察力。

对于题目的确定，我们从本书的《提纲本》中，可以清楚地看到题目的修改过程：开始题为《元时代外国人之中国化（文学）》，改为《元代西域人之中国化》，又改为《元世种人汉化考》，再改为《元代西域人之汉化考》，到油印稿本时确定为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。此后历次修改，对题目再没有改动。被化的对象由“外国人”改为“西域人”，化的结果由“中国化”改为“华化”。这些改动，说明作者对论著题目非常重视，要求科学而严谨。

关于论文的选题，1940年1月7日，陈垣在致长子陈乐素的信中，有一段精辟的论述，说“论文之难，在最好因人所已知，告其所未知。若人人皆知，则无须再说，若人人不知，则又太偏僻太专门，人看之无味也。前者之失在显，后者之失在隐，必须隐而显或显而隐乃成佳作。又凡论文必须有新发见，或新解释，方于人有用。”说明一部著作（或一篇论文）的选题，必须要有社会意义，不能太显，也不能太隐，“必须隐而显或显而隐乃成佳作”。在论述上必须有新发现，或新解释，“方于人有用”，这就是它的社会意义。

第二，拟定提纲，安排章节。我们从《提纲本》中看到陈垣拟提纲时，考虑几个问题：（1）确定应列入“华化”的“西域人”的名单；（2）确定“华化”的内涵和外延。作者把“华化”界定为“以后天所获，华人所独者为断”。并列“华化”的表现；（3）撰述的形式，曾考虑过两种方案：一是以人为纲，即以一个“华化”的“西域人”为纲，分述他们“华化”的表现。另一种是以“华化”的内容为纲，如学术、宗教、美术等，然后分述“华化”的西域人。后来陈垣选择了第二种方案。我们从《提纲本》和《油印稿本》中，可以看出，为了使作品能更好地表达主题，陈垣在写作中对章节的名称、安排，不断进行调整。

第三，搜集材料，竭泽而渔。对于陈垣主张搜集材料要“竭泽而渔”，启功有一个解释，说“老师研究某一个问题，特别是作历史考证，最重视占有材料。所谓占有材料，并不是指专门挖掘什么新奇的材料，更不是主张找人所未见的什么珍稀材料，而是说要了解这一问题各个方面有关材料。尽量搜集，加以考察。在人所共见的平凡书中，发现问题，提出见解。自己常说，在准备材料阶段，要‘竭泽而渔’，意思是要不漏掉一条材料。至于用几条，怎么用，即是第二步的事。”陈垣为写《华

化考》，所搜集的材料，保留在《创作历程》中的有《西域华化考史料》上中下三册、《元西域人华化考余料》一册、《元事摘钞》一册、《瞻思遗文》一册，还有若干散页。《华化考》所附的“征引书目”有220多种，除正史、方志、杂记、随笔之外，还有各种金石录、元明人的诗文集、画谱、进士录等等。其搜集的材料，可谓“竭泽而渔”了。但写成著作时，只有7万多字。

第四，整理考证材料，求真求实。1940年1月，陈垣在致长子乐素的信中说，“凡论文必须有新发见，或新解释，方于人有用。第一搜集材料，第二考证及整理材料，第三则联缀成文。”陈垣说“吾人论学求真非求胜也。”因此，他撰写学术论著，以求真求实为根本。对所引用的材料，必须经过考证，证明它是真实的。他常说，写文章就像搞建筑，如果基础不稳固，就像建在沙地上的楼房，楼房再华丽，也站不稳，是经不起考验的。陈垣对《华化考》材料所作的考证，大都采用眉批的形式。陈智超在《〈元西域人华化考〉创作历程》一文中，以郝天挺、泰不华、迺贤三个人为实例，就搜集材料、考证整理材料、联缀成文三个阶段，作了详细的说明。

第五，“联缀成文”，文字要严谨简洁明了，深入浅出、以理服人。陈垣对文风的要求极端严格，字句的精简，逻辑的周密，从来一丝不苟。1961年他在一个讲话中，说“发表的文章，最低要求应当：（1）理要讲清楚，使人心里服；（2）话要讲明白，使人看得懂；（3）闲话不说，或者少说。”著名元史专家杨志玖教授，总结陈垣的论著“具有创始性、系统性和可读性三个特色。”他以《华化考》为例，说这是一部对西域人华化在各方面的表现综述无遗的大著，令读者叹为观止。文章结构，语言运用，甚为考究。遣词造句，简洁流畅，无冗句赘语，意达而易解。“文中原始资料与解说语言，浑然一体，天衣无缝，一气呵成，读来琅琅上口，无雕饰之迹，有自然之美，令人百读不厌。此种风格，实颇罕见，姑名之曰‘援庵体’。”

陈垣没有专门写过历史研究法之类的文章，但在著作中、在书信中，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，提出过一些原则性意见。例如他主张史学论著必须设法减少小注，或改为正文。1946年4月8日在致陈乐素的信中说：“我近日作品，为避小注，不论引文、解释、考证、评论，皆作正文。此体将来未知如何，我现在尚在尝试中，未识能成风气否也？且要问注之意义为何，无非是想人明白，恐人误会耳。既是想人明白，何以不作正文？若是无关紧要之言，又何必注？”陈垣的著作，虽然没有采取注的形式，但无一不符合现代学术著作的规范。又例如主张引文可删节，但不能篡改。在《创作历程》一书，搜集到的许多材料，由书手钞写，其中陈垣勾去数段，这是指示书手誊稿时略去此数段。删节后既不损原意又不着痕迹。陈垣为文不喜欢删节号。认为引文不会抄全篇，当然都是删节的，不衔接的引文，应该分开引用。

第六，文成后请人指摘，反复修改，精益求精。陈垣治学态度谨严，虚怀若谷，写好文章，总要听取各方面人的意见。他的学生柴德赓、刘乃和、启功回忆他写好文

章,要给三种人看:老师辈、朋友辈和学生。柴德赓保留了陈垣写的一些便条,大都是请柴对他的文章提意见的,如“文中砂石甚多,殊不满意,请细为讎勘、讥弹,以便洗刷磨砢,至盼至盼。”又如“考证文最患不明白,令人易于误会,又患有可省不省之字句。关于此两点,希两兄(指皖峰、青峰)为我尽力挑剔,俾得改定,至以为感。”陈垣的著作,多请陈寅恪、胡适、伦明等人指摘。1939年1月14日,陈垣在致长子乐素的信中说:“前者文成,并就正于伦(明)、胡(适)、陈(寅恪)诸公。今诸公散处四方,无由请教,至为遗憾……直谅多闻之友不易得,当以诚意求之。”陈垣常说“做学问一点也不能骄傲。”他的著作总是一改再改,精益求精,一般总要多次修改才能定下来。

就以《华化考》为例。从1922年开始写作,到1963年作最后一次修订,相隔41年,作过四次修订。从1922年9月至1923年10月,历时13个月,完成油印稿本。作者把油印稿本分别寄给国内外一些学者如王国维、鲁迅、桑原鹭藏等批评指正。1923年10月至同年12月,对油印稿本的前4卷,作了修改,包括增补材料,删节内容和修正某些提法,其结果发表在北京大学《国学季刊》第1卷第4号上。第二次修改,主要是对油印稿本的后4卷进行修改,其结果发表在1927年12月《燕京学报》第2期上。1934年冬,第三次修改,并全书第一次完整地公开出版,并列为《励耘书屋丛刻》的第1集第1种。1963年,作者应中华书局之约,对木刻本又作了修改补充,交出版社拟出版第一个排印本(当时因故未出版,直至2000年,陈智超写导读,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)。历次修改情况,陈智超的《〈元西域人华化考〉创作历程》一文作了详细说明。

陈垣对学者们的意见,是从善如流的。例如王国维读《华化考》油印稿后,于1925年2月向作者寄赠有关李珣材料一条,以后周肇祥、英华也告以同一材料。受此启示而联想及李珣之妹李舜弦,能书能画,陈垣增写了《西域妇女华化先导》一节。1934年将《华化考》上下篇合起来出版木刻本,请陈寅恪作序。陈寅恪除作序之外,也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见,陈垣都根据意见,作了相应的修改。

以上情况反映了陈垣对作品精益求精,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。

从以上几点,我们可以看出陈垣《华化考》从选题、确定题目、安排章节、搜集材料、考证整理材料、联缀成文、多次修改、不断完善,到成为学术经典的全过程,从这里可以悟出历史研究的方法。《创作历程》一书,实有向读者推荐的必要。

(作者张荣芳,1940年生,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)

收稿日期:2009年6月20日